

續孟子
孔子集語（一）



Z121

1

:0503 續

00616

孟

子

林鎮思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函海知不足齋
叢書皆收有此書
知不足本刊刻較
精故據以排印

序

自文中子有續經書。唐水部郎林虔中亦有續孟子。然續經竟無傳者。郊時之責。而續孟今行於世者。有名孫元復焉。七篇之書。先儒謂最有功於聖門。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。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。韓昌黎固嘗謂軻之書非自著。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。程子遂以軻象之事。乃萬章傳聞之誤耳。續孟之作。又豈非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。盡錄其言。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。今觀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。而善於敷演。亦長於譬喻。如曰堯之比屋可封。不有四凶乎。紂之比屋可誅。不有三仁乎。以其大而舉之。不以其小而廢之。斯言蓋得之矣。不寧惟是。孟子言必及仁義。公之治邑。民懷其惠。爾難不求苟免。仁之至。義之盡。可謂善學孟子者矣。克齋林公稱爲吾閩千載不朽之士。豈吾欺哉。咸淳癸酉上春。莆田劉希仁書。

續孟二卷。唐林公慎思所作。其書列於唐藝文志。宋崇文總目。夫以孟子才號亞聖。書次六經。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。尊信篤好。以爲大有功於聖門。至司馬光李觀輩。乃著書譏毀。學者固自有次第哉。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。夫然。二書文深義密。諄切反覆。不悖於聖人之道。誠有補於世教也。公字虔中。福州長樂人。兄弟五人。同讀書於稠巖山之石室。公中咸通十年第。又中宏詞拔萃科。賜其鄉曰芳桂。里曰大宏。由祕書省校書郎至尚書水部郎中。黃巢犯長安。爲賊而死。蓋賢者也。其幾世孫崇萬來京師求子。

序之崇萬今爲浮圖氏云延祐改元四月晦程鉅夫序。

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。仲蒙子作書續孟。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。然生值唐亂。官不過令長。才志不見知於時。斥罵逆巢。抗首白刃。孟氏可作。顧不謂之豪傑大丈夫哉。所恨事不載史。徒得故老傳說。四五百載不休。續孟仲蒙子卷目雖具藝文志。今世所傳者。殆放失其本真矣。史書果可盡信哉。可傳者不錄。所錄者又將泯泯而無傳。仲蒙子何爲其生死不遇也哉。元統三年。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。始訪其子孫於稠巖之野。爲之築室立祠。表其大節而暴之天下耳。是不惟以昭忠烈。正人倫。亦使時俗知爲善之可願。雖掩抑百年。猶遇仁賢君子以傳其名也。余既悲仲蒙之志。又嘉曹侯之爲。政能有所建明。故爲之敘贊。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。而循吏之化民成俗。固自有道也。贊曰。唐室不競。以利稗政。上替下陵。用勦民命。維閩仲蒙。抗志續孟。昌言仁義。以藥時病。不能者天。出宰萬年。巢賊稱帝。萬乘南遷。百僚竄竄。比肩從叛。一人抗節。羣醜駭亂。蒙死則那。偷生幾何。較其知長。得喪孰多。夫既殞身。遠恤厥名。紀錄失官。惟國無人。邑老相傳。彌遠彌在。將五百年。始遇賢宰。賢宰爲誰。明源曹公。美俗旌賢。不泥簿文。躬親之野。訪求棧昆。樹祠學官。風於四遠。匪私仲蒙。忠義是勸。稠巖之陰。青青楓林。胡晦於昔。而白於今。我師子興。好善是喜。勒辭巖石。彰其德美。三山吳鑑明之敘。

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。聖人之徒也。夫能言未必能行。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。不已過乎。言者既與。則行者可知也。仲蒙子續孟之作。將以言詔天下者也。余謂仲蒙方著書時。未必先知其身之死於賊。仲蒙

既以義死，續孟雖不作可也。書之存亡，史之得失，又焉能爲仲蒙子之有無？立祠表義，仲蒙亦何心之有？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，其在是乎？三山陳英觀敘。

孟子談仁義數萬言，一以正人心爲己任。仲蒙子續孟，其有孟氏之志乎哉？然仲蒙處黃巢之亂，以萬年令罵賊死官，方其罵賊，豈不知其必死哉？義在于死而不利于苟生也。質之孟氏，非所謂真知義利之辨者哉？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，既而倍漢什莽，是雄非特漢罪人，固聖門之罪人也。卽雄而視仲蒙子，豈可同日而語哉？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，嘗雄爲新莽大夫，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祀仲蒙，曹侯之心卽文公之心者也。噫！使天下邑宰皆如曹之用心，世道其不復古乎？永陽黃堯臣跋。

續孟子序

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虔中

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，予所以復著者，蓋以孟子久行教化，言不在其徒盡矣，故演作續孟篇目。

梁大夫一

梁襄王二

樂正子三

公都子四

高子五

公孫丑六

屋廔子七

咸丘蒙八

齊宣王九

萬章十

宋臣十一

莊暴十二

彭更十三

陳臻十四

本朝歐陽脩崇文總目云：續孟子二卷。唐林慎思撰，慎思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，而弟子共記其言，不能盡軻意，因傳其說，演而續之。

原序

予未冠時，嘗見林東一先生，寶其上世仲蒙子書，同先君乞言於三山諸先輩。至正癸卯，予館于林氏，與其弟行一君及其子仲連，詳閱其書，其間敍跋若林、若吳、若黃、若陳，皆先君友執，予所嘗師事者也。即言而求人，已不可得於今日。況仲蒙子生數百載之上哉！慨然退思，不覺涕下。主人因集而出之，以附於後。併請予誌之，以見一耆之意云。孫元復撰。

跋

續孟子三卷。唐林慎思撰。慎思字虔中。自號伸蒙子。咸通中人。以孟子七篇非軻自著。而弟子共記其言。不能盡軻意。因傳其說。演而續之。其書互見於新唐書藝文志、鄭樵通志、馬端臨經籍志、宋史藝文志、崇文書目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、王應麟玉海、焦竑經籍志、胡應麟少室山房叢書、宋咸淳中、裔孫元復、曾爲校梓。莆田劉希仁序。朱彝尊經義考、擬經十二。今存是書。得之太史。周永年書倉家。首尾完善。足本也。按黃虞稷。周在俊。徵刻唐宋秘書書目云。慎思。閩之長樂人。唐水部郎中。黃巢寇長安。不受僞命。死之。惜新舊唐書俱不爲立傳云。綿州李嗣元雨村識。

伸蒙續孟子卷上

梁大夫一

梁大夫見孟子問曰。吾聞夫子教王遠利而易以仁義。有諸。孟子曰。然。大夫曰。吾家有民見凍飢於路者。非其親而救之。脫衣以衣之。輟食以食之。及己凍飢難死。是其親而不救之而何。孟子曰。噫。是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。厚利率民民爭貪欲。苟有獨持仁義者。宜乎不得全其身矣。昔楚有靳氏父子相傳以醢鴆醉人者。客過其門則飲之。未嘗不斃於路矣。卒有孺子能哀客而告之。然後鴆十九不行焉。泊靳氏怒反鴆孺子矣。然而靳氏家習不仁也。孺子身盜爲仁矣。一身盜爲仁而罪一家習不仁。其家孰容乎。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凍飢也。是謂身盜爲仁矣。及己之凍餓不得人之救者。豈非其家不容乎。大夫苟能與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義。移薄仁義之心而在利。則上下移矣。然後仁義非盜而有也。欲人不容其可得乎。故易曰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

梁襄王二

梁襄王使人求於孟子。孟子再往。襄王儀服不整而見孟子。孟子曰。詩云。敬慎威儀。維民之則。王每見軻若此。何以則民乎。王曰。吾以天下未定。國無以安。方惕惕然貯憂乎衷。豈遑以威儀爲務乎。孟子曰。王苟能恩信來其民。必先以容儀正其身。夫禮存不以寒暑也。暑可畏。得以袒膚爲敬乎。寒可懼。得以縮臂爲

悲乎。王謂憂國未安，不遑以容儀爲務，何異畏暑而袒膚，懼寒而縮臂邪？苟王憂國既然，則大夫憂家，士庶憂身亦然。咸曰：不遑以容儀爲務，使上下無儀矣。君臣父子何以則乎？梁襄王變然曰：吾敬從夫子之教。

樂正子三

樂正子見孟子曰：吾國之君嘗耽酒嗜音，俾俗不治，克欲以治道諫之，夫子何以教克？孟子曰：魯君耽嗜與民同之，則其庶幾乎？他日魯平公備尊罍之器，陳金石之音，樂正子曰：君獨好此，致魯俗不治，不若與民同之，則其庶幾乎？平公遂召致魯民，率命尊罍俱執，使金石咸奏，魯民大酣。他日俗益不治，樂正子復見孟子告之。孟子曰：吾昔教子諫魯君耽嗜與民同之，君反若是貽民之怨，豈謂與民同邪？且禽必棲於木，魚必泳於川，使易禽於籠，孰若木之安乎？移魚於沼，孰若川之樂乎？民居魯國，若禽之在木，魚之在川也。魯君耽嗜召民於側，是猶易禽於籠，移魚於沼也。使民且恐且懼，豈暇耽嗜而同於君乎？吾所謂與民同者，均役於民，使民力不乏，均賦於民，使民用常足，然後君有餘而宴樂，民有餘而歌詠，夫若此豈不謂與民同邪？詩云：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，此之謂也。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，平公不悅，臧倉曰：克之所陳，孟軻之言也，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，臣嘗諫之，今孟子怨君不見，故教克惑君，君惡信是哉。平公怒，他日有人告於孟子，孟子曰：天富道於子，魯國之君其能窮子乎？

公都子四

公都子問曰。吾聞諸齊人言蜚蜚。所以諫於王而不用。致爲臣而去。是夫子之謀邪。孟子曰。然。公都子曰。齊人有言曰。夫子能爲蜚蜚。不能自爲而何。孟子曰。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。吾之所以疾脫蜚蜚。非他也。以昵王故耳。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。賞命其婦與焉。婦有不忍從者。呼鄰女爲謀而脫之。然而鄰女不親於齊婦也。殺人未嘗與也。所以爲齊婦謀者。齊婦之急也。不爲己謀者。於己非急也。今蜚蜚誠猶齊婦也。齊王面南。蜚蜚面北。吾未嘗與焉。所以爲蜚蜚謀者。於我能急邪。汝信齊人言。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。

高子五

孟子將去齊。高子曰。王欲授夫子室。夫子舍之而去。然王意於夫子不爲不厚矣。夫子或缺所以。王必補之。今何爲不止。孟子曰。吾嘗觀齊王之意也。先有執雅樂之器進於王。王始重之。使奏而未嘗樂也。後有執靡聲之器進於王。王始輕之。使奏而未嘗舍也。然而執雅樂之器者。王雖未棄。王終不能用矣。是執雅樂以得罪於王也。今吾以王之未棄也。若受王之祿。居王之室。王終不能矣。是媒吾身以得罪於王也。不亦甚乎。吾幸去。何適而不遇哉。孔子曰。邦有道。穀。邦無道。穀。恥也。

公孫丑六

孟子去齊。反鄒。止於晝。公孫丑。高子從。晝人有惑於孟子曰。齊王能悔過脩德。日新其道。鄒之民聞於路。夫子何適哉。孟子不憚。經宿於晝。高子以爲孟子信晝人之言而欲不行。乃謂公孫丑曰。晝人之言於夫子。夫子信乎。公孫丑曰。諾。子請問之。入曰。衆人之言信僞孰多。孟子曰。僞多。曰。能言天不覆。地不載乎。曰。

甚於斯言。天不覆，地不載，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僞。先見其僞，欲惑於人，其可得乎？隱其機而難知其僞，欲人不惑，其可得乎？且設阱於野，隱其機也。獸不知其防，則觸而入矣。人不知其防，則觸而入矣。曰：孰不懼邪？曰：君子周防其身，何懼？公孫丑出曰：夫子不信畫人之言哉！

屋廬子七

孟子適任，見季子，喜，欲授孟子祿。孟子辭而去。屋廬子憮然曰：連敢問：昔夫子居鄒，任君嘗以幣交之，夫子受。今之任，任君復以祿授之，夫子不受，何也？曰：汝聞孔氏不疑之盜乎？不疑，宋人也。好饋食於士，上有館於孔氏者，未嘗不羅其盜焉。然而不疑，豈真盜邪？家有無宵之氓矣，不疑非好士邪？反貽盜之名矣。今任君待吾誠，猶孔氏好士焉。左右無宵，非爲任君盜邪？吾今羅盜之人也，吾苟不去，未始能報任君也。適足以貽任君爲盜之名。

右上卷七篇

仲蒙續孟子卷下

咸丘蒙八

咸丘蒙問曰。吾聞諸仲尼。立身揚名以顯父母。孝之終也。舜瞽瞍有不父之名何也。孟子曰。瞽瞍不父。天顯之也。天生大孝於舜。使化天下之人也。故不生於帝裔而生於庶人。不事於常父而事於瞽瞍。生帝裔則身先貴也。身先貴則何以育兆人乎。事常父則心先安也。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節乎。是以處庶人之窮以處舜。則使舜無怠矣。命瞽瞍之惡以化舜。則使舜無怨矣。然後率天下之爲人子者。得不慕舜之行邪。戒天下之爲人父者。得不懲瞽瞍之惡邪。所以舜有大孝之名。由瞽瞍化之。瞽瞍有不父之名。由天顯之。

齊宣王九

齊宣王問孟子曰。吾欲任忠去邪。用得其實。唯左右前後賢不肖孰辨邪。孟子曰。用之而已矣。王曰。惡。知可用而用乎。曰。王誠不見所以用也。夫材既伐矣。離於山谷。處於庭廡。久則圯墜以封。苦辭以周。目之於外。誠不分其松櫟也。在斧以削之。斤以斲之。索其內然後辨矣。賢不肖在王之左右。誠久矣。進退以恭。言容以莊。目之於外。誠不分其賢不肖也。在祿以誘之。勢以處之。索其內然後辨矣。王苟不用。則賢不肖何以別乎。

萬章十

萬章問曰。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。使易地則皆然。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。使回易稷。其能播種乎。孟子曰。惡。是何言與。夫山者狩。水者漁。皆捕於物也。善捕於物。使狩反於水。必能爲漁焉。漁反於山。必能爲狩焉。禹稷居平世而顯其功。非山者狩乎。顏回居亂世而守其道。非水者漁乎。苟禹稷游於孔門。名不後於四科。必矣。其與狩者反於水。漁者反於山。何以異乎。

宋臣十一

孟子問宋臣曰。子之王於民何如。曰。撫之曰。何以撫邪。曰。民未及歎。則開廩以賑之。不使民歎也。民未及寒。則散帛以給之。不使民寒也。孟子曰。吁。子之王曾不若魯民也。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。南山百里有薪也。北國百步有薪也。命子曰。汝採薪欲山乎園乎。其子曰。園近。願採諸園。魯民曰。汝勿以近爲易而採也。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。且近是我家之薪。遠是天下之薪也。我家之薪。人不敢採之。以天下之薪。盡則我家之薪存焉。天下之薪。汝胡不先採之。以我家之薪盡。則天下之薪何有哉。子之王於民猶此也。民有耕織。猶南山有薪。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。是知魯民教子乎。以恩樂於民。不知民樂爲情。民情則何取乎。

莊暴十二

莊暴問孟子曰。鯀遭舜殛。禹受舜禪。其爲孝乎。孟子曰。禹之孝在乎天下。不在乎一家也。夫鯀遭舜殛。公

也。禹受舜禪亦公也。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鯀。是無私於禹也。禹不以父讎可報而不受禪。是無私於舜也。且舜哀天下之民於墊溺也。命禹治之。禹能不一家之讎。而出天下之患也。此非禹之孝在乎天下。而不在乎一家歟。苟私一家之讎而忘天下之患。則何以爲禹之孝。故孔子曰。禹。吾無間然矣。其是之謂乎。

彭更十三

孟子居休。歎曰。天富吾道。不使齊王用吾。豈吾之過歟。彭更曰。夫子何爲急急乎。且善醫者不自造他戶。必待媒而後行。善相者不自俟他顏。必待求而後動。自造他戶。雖善醫人。不得不疑。自俟他顏。雖善相人。不得不賤矣。今夫子不爲齊王用。豈不由自造自俟。而使疑且賤乎。孟子曰。噫。汝之言蔽矣。夫路有囊金。迷於夜而不止者。將入寇盜之境。非有仁人導而出之。不能免其害矣。今齊王昏昧若迷於夜也。寇盜之害將生。亂亡無日矣。吾非不仁之人。安能忍其害生。不導之而出邪。所以急急于齊王。豈以求用爲心哉。然而王不用吾所導。是以歎也。詎同醫相之心而懷其利乎。

陳臻十四

陳臻問曰。堯有天下。皆謂比屋可封。然而四凶在庭。亦可封邪。紂有天下。皆謂比屋可誅。然而三仁在側。亦可誅邪。孟子曰。以其大而舉之。不以其小而廢之也。堯之仁也。化天下皆如堯之仁矣。不以四凶不可封而廢天下可封也。紂之戾也。化天下皆如紂之戾矣。不以三仁不可誅而廢天下可誅也。且舉目于洪

海必曰水瀾天矣。雖旁有洲島。豈能廢瀾天之言乎。馳心于巨岳。必曰勢接霄漢矣。雖上隔空虛。豈能廢接霄漢之言乎。比屋可封。若洪海瀾天也。四凶猶洲島矣。遙望瀾天。孰計洲島邪。比屋可誅。若巨岳接霄漢也。三仁猶虛空矣。仰見霄漢。孰計虛空邪。所謂以其大而舉之。不以其小而廢之。不亦昭昭歟。

右下卷七篇